

皇

明

史

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八

彭徐丘劉謝王李列傳第四十六

東曉雜考衡著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也正統十二年進士第一人上北  
狩監國命與商輅同日入直內閣會內艱辭不允勉受  
命鄜王既卽真與輅並進侍讀再懇終制忤旨去後起  
復還職遂不復與內閣事遷左春坊大學士轉太常寺  
少卿後侍讀英廟復辟之元年上多他意曹石諸人先  
後閣臣半載間數易已乃念時先曾辦事內閣欲用之  
召見文華殿問曰爾是十三年狀元耶時對曰臣不才

誤恩拔擢叩頭三上曰第二陳鑑第三岳正耶對曰是  
上曰汝年幾何對曰犬馬齒四十二上笑曰年方壯強  
正好用事時也明日降旨令入內閣尋兼翰林學士是  
時上專倚任李賢每召賢獨對賢退亦必諮時時才不  
及賢而持論甚正賢每爲屈宣德間章梈嘗御文淵閣  
以是閣臣不敢南面坐賢以吏部入居首揆欲循品秩  
設公座如部堂時不可賢爭之至失色上聞範一孔子  
像及四配置閣中乃止四年命選庶吉士上語李賢曰  
人必有如彭時者方可選取其見重若此幸臣門達

者中傷賢上信之上曰去賢行專用時矣內臣或語時  
時瞿然曰李公有經濟才胡遂至此因力辯其誣謝內  
臣曰李公去時不得獨留語聞上上徐知達讒乃益重  
賢上崩時與賢同受顧命協持國政議上兩宮徽號內  
臣有以錢后無子止尊所生時與賢相繼力爭兩宮乃  
得同尊進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學士成化元年加兵  
部尚書兼職如故尋乞歸省是年賢卒於是陳文得爲  
首相而文不厭群望明年天子趣召時選并相商輅而  
是年陳文亦卒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

故四年慈懿太后崩上以孝肅太后故不欲合葬裕陵  
時宰相臣臣輅臣定之上前力爭時曰臣等意未盡還  
具奏乞陛下申勅聖母以終大事上頷之時退而上言  
曰臣等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宗皇帝正位中  
宮及皇上嗣居宸極尊為慈懿皇太后蓋先帝全夫婦  
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壽終之  
後宜奉梓宮祔裕陵奉神王祔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  
亦先帝與皇上之初心也今聞欲別卜墓地臣等是切  
疑懼竊計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今皇太后千秋萬年

後當與先帝同尊自嫌二后並配臣等攷之前代漢  
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然其適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  
社仍與高帝並葬長陵宋仁宗追尊其生母李宸妃然  
其適母劉太后雖本無子仍與真宗同祭太廟今若陵  
廟之耐稍不合禮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疏入上下禮  
部會議禮部尚書姚夔集百官皆如時議言尤懇母后  
不從時與廷臣跪依文華門號泣不起再三請皇太后  
感動始從之其秋彗星見掃三台乞罷免不許是時昭  
德宮顯龍儲位久虛時言願重宮中名分均恩愛廣繼

嗣爲宗社大計是年項忠督征叛達滿四滿四據保石  
城殺依老伯毛王天子復遣撫寧伯朱永帥京軍四萬  
往助之時與輅計曰賊若四面攻劫誠可駭懼今賊入  
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窮困可成禽矣  
止永軍不用再行廷臣以爲更不濟師必失關中咸爲  
時懼語時曰公之止軍不發有何所見而固執輕敵乎  
時曰吾觀項忠疏內曲折而知賊決可平也已禽四如  
時言是年改吏部尚書五年上用萬安人直閣事安自  
萬貴妃爲同宗而與內官李永昌深結納時等坐爲所

因堂陛不通七年彗見軒轅時上修德要事首請召見  
而議機政上御文華殿召時等入見復爲諸內臣所賣  
初見不宜多言僅請免減武官俸一事上允之萬安遽  
叩頭呼萬歲退時等自是不復得見上矣八年水旱陳  
時政闕失乞放歸田不許十一年正月進少保三月卒  
年六十贈太師謚文憲時立朝三十年大事多能持正  
隱然爲一代人望云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也景泰五年進士初授編脩天順  
元年兼司經校書成化元年陞左庶子兼侍講十年陞



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十六年轉太常卿兼學士明年禮部侍郎二十二年改吏部時萬安劉吉尹直諸人居內閣無一可愜人望泰陵卽位首逐萬安用溥溥以吏部侍郎兼學士入直內閣踰月復罷尹直用劉健陞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四年進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九月又罷劉吉相丘濬吉去溥爲首揆七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溥請如正統初用王直王英故事奏以侍讀學士李東陽兼禮部左侍郎顯典誥勅八年濬卒上乃遂相東陽及

高遷溥自東陽入相閣中章疏悉屬東陽廟堂每有大  
議溥不自用與二三元老同心題擬大小陞除一洗成  
化傳奉意旨干請斷絕是年上以欽天監致仕監正李  
華莖昌國公有勞內旨傳與還職溥不奉旨奏止之武  
岡州知州劉遜忤岷王被逮臺省臣論救并下獄溥率  
同官疏爭遜得薄謫并省言者而岷王祿米亦削上固  
虛懷納諫而諸閣老亦無復向日安吉輩依違自固畧  
無吁咈遺意矣一日中官傳旨至閣命撰三清樂章溥  
率同官上言天子祭天地夫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爲

貴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特不過特牛漢祀五帝儒  
者非之况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乃  
以李昉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臣等誦習  
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  
之者寔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弼正闕失  
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蓋是時中官李廣導上  
燒煉齋醮上爲所蠱溥等因復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  
至天順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  
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

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  
既踈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  
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及金  
兵圍城方士言京誑稱作法幸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  
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  
多酷烈一人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  
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  
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  
明甚矧焚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

奏報始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疏入上嘉納雖未斥絕廣等愈益留心政典十  
年三月上御經筵罷坐文華殿命司禮太監肅泰至內閣宣四先生臣溥臣健臣東陽臣遷等趨至殿頓首上  
曰近前溥等前上曰看文書諸司禮取諸司題奏與溥等每  
一疏上必曰與先生輩計議溥等看擬批答以次陳奏上覽或更  
二三字或刪一二句應手疾書畧無疑滯溥等懼不能稱上意頓首請曰疏中事多者臣等請

將下閣詳擬上稍不說曰盍就此面議溥等頓首曰唯  
賜茶而退其秋八月上又召見平濤議事時虜稍跳祭  
四方災異數見溥等因事納誨守以安靜天下清平十  
一年二月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七月以  
日告乞致仕十二年九月卒贈太傅謚文靖溥倣范仲  
淹置義田八百畝贖宗族請上籍于戶部詔褒予復其  
繇其子不肖多奪鄉人田克之溥終爭訟者紛然  
論曰彭時位居李賢之次天子方信讒言時願與賢同  
去體國之公今人有是乎比相憲宗見賈內臣至來萬

歲閣老之譏朴忠有餘補袞無日可爲歎息徐溥進若  
首喚廟謨宏議壹授簡於東陽可謂人之有技若已有  
之參之名臣亦其次也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也景泰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  
修讀書史館博洽爲諸儒之冠學有經濟天順中兩廣  
用兵上南陽平寇方略南陽以濬言繳上詔付總帥成  
化元年陞侍講預修英宗實錄于謙之死執筆若欲以  
逆書曰巳巳之變微于公天下未可知功高隙深身  
受誅夷乃當日柄臣傳會今以一時其實沒謙萬世社

履功謂信史何錄成陞侍講學士濬貌不揚欲宦音洪  
暢進講經筵上每竦聽嘉納五年內艱九年續修宋元  
綱目大學士彭時開七館以待諸儒濬明年起復特加  
一館與焉濬以意見自撰史略謂朱子綱目義重正統  
秦隋之末未可遽奪漢唐之初未可遽予作世史正綱  
以著世變之升降明國統之偏全十三年陞翰林學士  
是年特轉國子監祭酒學士劉吉言曰南獠止可爲教  
官耳十六年進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濬居太學  
踰十年師嚴道尊造士分列科貢應例三途敷長幼立



資次區別教養士多成材濬自念海外書生幸綴儒班  
簪筆事上讀書無裨惡用日糜太官餽廩乃採經傳子  
史百家治平要語附以已見輯爲大學衍義補補宋儒  
直德秀之闕成書一百六十卷泰陵新立上之時年七  
十矣自分禮當致政生平精力盡在此書萬一有契宸  
衷採什一於千百則雖不用臣身而用臣言勝於臣身  
見川而賜以高爵厚祿萬萬也犬馬齒且暮沒無恨上  
覽書嘉悅下勅褒美賜白金文綺立陞禮部尚書掌詹  
事府事四年副修憲宗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是年冬薨

文淵閣大學士辦事內閣辭免疏三上上慰留之大拜  
之明日澹疏謝曰臣聞禮經有云事君必資其言拜自  
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  
稽古伊尹畝畝幡然數語傳說受命對揚三篇謚曰草  
廬三顧之言姚崇入相十可之請是皆資言於先而成  
信於後臣願擇衍義補中一二切時要務望皇上施行  
庶令紙上陳言不爲徒托少報聖恩萬一上曰卿欲有  
言朕所願聞也澹因條陳疏奏曰臣惟太祖高皇帝於  
洪武元年歲在戊申登大寶之位肇皇明之基復中國

之統我皇上登極紀元之始適與相符謂上天無意可乎謂聖祖在天之靈無意可乎臣按天地大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國祚大數以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如人壽以百二十年爲一元然非善攝養者惜元氣存仁心謹身節用不能盡其天年以滿其元也是以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以後徃徃中微政務日弊風俗日薄紀綱日弛由是馴致于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

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其爲敗亡之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豫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此哉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下慮五六百震餘殃至弘治之初未已也邇者彗出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攷諸經史天變莫大于彗孛在三垣三台爲重地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造防爲急禽鳥動物得氣之先其變尤亟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書尋字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于二  
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天人相與甚可畏  
也恭惟皇上稟非常之資膺重明之運於太祖開基百  
二十年之後則四世矣四世則當四時之數而爲一基  
也歲事周矣月窮于紀星回于天至是則三陽開泰萬  
象維新之時焉當此之時事必更始使舊者新廢者起  
銷已然之變而使之不爲災傾將否之運而使之轉爲  
泰其幹旋之機政在於皇上今日臣願皇上體上天仁  
愛之深念祖宗基業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本清一

心以應天下之務上畏天怒下畏民怨中畏人言謹好  
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  
聽聖心有所思維臣下有所論奏左右有所陳請熟思  
審處其於聖賢經史有無該載其於祖宗彞訓有無違  
悖其於當世軍民有無利益物論以爲是否人情以爲  
便否清議以爲善否得無違道悖德以致天怒乎得無  
勞民傷財以致民怨乎得無蠹國害民以致人言乎養心  
性以保天和閱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  
理以絕神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信任

防一己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淳朴以爲天下之先  
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  
之輩曉然皆知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功利  
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朴而不  
在奢靡也在乎省節而不在浪費也所任用者在乎賢  
良而不在嬖倖也在乎正直而不在諛佞也則朝廷之  
上如日正中仰其光景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  
觀其波流者皆知其不可迴轉小人不敵肆其姦君子  
不爲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

者不能遷明主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  
上有餘而下無不足國執隆重而運祚靈長矣然而小  
人各執其一偏之見各徇其一家之說各聘其一己之  
私互相標榜交相證助迭相游說屢變以求勝多方以  
遮飾左使以亂真必欲踐其所言成其所謀遂其所大  
欲而後已不幸而墮其術中誠有如古人所謂簞糠眯  
目則天地四方爲之易位者矣苟非上之人據正理以  
折之稽古道以正之按國典以諭之安能服其心而遏  
其勢哉臣不佞謹擬爲數條以進自今以後臣下有言



佛道二教可以延福祚者請折之曰古之帝王好佛者  
亡如梁武帝崇道者亡如宋徽宗考之史鑑武帝餓死  
臺城子孫自相魚肉以至於亡徽宗爲金人所執死於  
五國城親王公主隨之北行而死於虜者四十餘人其  
效何如也有言修煉金丹可致長生者請正之曰後漢  
魏伯陽作參同契宋張平叔作悟真篇二人著書教人  
煉金丹以求長生必其人真得其傳果長生不死至今  
猶在天地間也二人者今果安在哉求其人不復見則  
是其人亦死其術不驗也夫著書教人以長生者已身

且不免於死况夫讀其書以效其所爲者豈得長生哉  
凡擬二十二事萬餘言文多不載載其首兩事是時上  
溺禱祠中貴李廣暨諸戚畹皆希旨用事多陳乞濬疏  
中隨事指引輒爲援證以逆折之上覽奏甚悅以爲切  
中時弊心益嚮用濬濬以寬大啓上心以忠厚變士習  
以平順正文體以經濟覈人材時吏部考察外官務以  
多黜爲公斥去二千餘人濬言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今有居官未半載黜奈何輕徇一時耳目挫棄天下  
賢材且非祖宗舊制請勅歷官未三載者俱復任任經

一考非貪暴顯白者且勿斥上然之是時王三原方以  
重望起用居銓臺濬擬旨留用數人三原頗不悅時客  
有作大司馬王公傳美三原者濬以三原爲好名以語  
濬會內宴濬以內閣坐三原上三原以是噴有言及太  
醫院判劉文泰憾訐三原并以傳聞朝士遂疑濬嫉使  
三原去位臺諫交論濬濬乞骸骨上固留待濬益厚七  
年加少保仍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濬性剛直與諸大臣言官相論議不肯妍媸學士徐溥  
嘗與有異同濬至粹冠於案執愈堅遇館中諸後進尤

峻入閣後無歲不求歸疏十三上不得許竟卒于位贈  
特進左柱國太傅謚文莊劉文靖嘗誚其著述曰丘仲  
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濬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索  
子但欠散錢健亦自此不悅濬平生自少至老手不釋  
卷詩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作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  
惟得指揮張淮一園正德初賜與宋學士蘇軾秩祀瓊  
州予祠額爲景賢官其孫熒爲尚寶司丞

論曰瓊之爲郡高皇帝所嘉稱爲南溟奇甸也丘濬挺  
生其地獨鍾其氣以與神州赤縣之人士相頡頏翱翔

乎玉堂之上高論于廊廟之間冠冕佩玉相天子爲一代之名世賢輔豈偶然哉人多以地取人博學不如濬請其爲散錢經濟不如濬哂其爲教官嗟夫以濬之所著述而適於用今天下所紛紛浮慕爲講道學先生恐當異口談也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也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陞修撰歷右諭德左庶子少詹事事泰陵于東宮東宮卽位之年陞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四年進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健初在翰林閉戶讀書交遊

補寡比入閣遂得練習國家典故七年進太子太保武  
英殿大學士十一年進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七月宜興以目肯請致去健爲首揆健以  
上視朝遲率同官首請勤政務戒怠荒上乃數御平臺  
暖閣袖出四方章奏與健等面議見必稱先生上旣明  
習國事而健與李謝二公叅論可否上意每嘉納時人  
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允侃侃是時三人者在內閣  
鈞陽在吏部華容兵部浮梁都察院洪洞戶部同心戮  
力天下仰望風采華容裁減清寧宮軍夫上令司禮語

健擬旨詰責健曰愛惜軍夫兵部職也劉尚書近以老  
辭位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  
固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上欣然爲聰健言上好  
齋醮命撰武當山祝文及撰真人杜永祺誥命健皆固  
持不受旨上亦不更強焉十六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是年五月一品滿九載上諭  
兼支大學士俸十七年肅皇后崩陵寢殿禮成化中雖  
有成議健以爲非於是得請釐正其明年爲乙丑其夏  
上寢疾上度不能興召人至榻前執健手歔歔諭曰天

上事朕知先生每多費心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不肯讀書賴先生等輔導健遷東陽同叩首曰臣等敢不盡力武宗即位加左柱國而東陽惡益少傳兼太子太傅上素薄諸近侍劉瑾等迨嗣國遊戲益亡度廢棄萬幾健三人皆以顧命大臣同疏極諫凡再上皆報聞乃共自劾上奏曰臣等遭逢先帝簡任內閣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扶未敢輕易來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殺人西



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  
窮苦府庫空虛風俗傾頽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  
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  
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  
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  
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嘗歷  
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陛下即  
位之初詔書一降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  
無寧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

如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次執奏則  
謂之再擾查革舊例則謂之紛更改在于民生國計則  
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  
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遊滿朝  
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  
畧不預聞或衆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備舉  
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戶  
兵等部益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  
未蒙批荅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

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  
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  
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  
于衷事非獲已若委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  
玩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用是共瀝愚誠上  
塵天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  
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齡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  
切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上降旨慰留健等因陳  
疏令十矢得付諸司議革尼不行是時健等先後疏中

皆未敢斥言諸內侍已而言官暨諸大臣戶書韓文等  
交章論劾直數瑾等罪惡於是閣議持不下而與司禮  
太監王岳等內爲應固請上捕誅之吏部尚書焦芳素  
媚瑾欲攻健去希入閣洩謀於瑾瑾急得先見上泣請  
并言諸大臣過欺官家幼冲上果疑怒立貴瑾等健率  
同官疏請至再皆不省遂乞致仕遷亦去獨東陽得留  
而焦芳人內閣矣東陽言臣三人責任同臣獨留臣無  
辭以謝天下不報先是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嘗瑾  
等不休東陽獨無言故得留及二人瀕行東陽歛歔泣

下健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夫爾東陽默無以應健去瑾自是盡逐骨鯁卿士大夫正德二年瑾恨健諸人未已矯旨奪健官指健與遷并文等爲奸黨凡五十餘人榜諸朝堂五年瑾誅健乃復官致仕比上數巡邊幸江南健輒泣不食飲曰吾死無以見先帝矣世宗入繼大統健年已八十有九降詔存問曰皇帝勅諭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朕惟人臣之事君得志行道樹功烈於當時者固難而名遂身退康寧壽考始

終一節足以繫天下之望尤爲不易卿資稟醇正器識  
恢弘粵自蚤年究心理學上探河洛之傳登名賢書畫  
聲藝苑勞動懋著聞望彌隆遂以碩德長才受知於我  
孝宗皇帝簡自聖心擢居政府朝夕獻替不詭不隨培  
植人才愛惜善類宣達民隱慎守焚章延訪于便殿賜  
於平基危言讜論裨益弘多是以致弘治十有八年  
之間政事清明實惟卿與二三大臣佐理之功至於顧  
命之際推誠付託至切至專卿感激知遇益切勞瘁故  
當武宗皇帝改元之初隨事納忠曲爲匡救其毅然不

可叫之氣徃徃形於辭色釐革宿弊斥逐群小直道難  
容告老而歸高風大節播在天下中遭權姦橫加讒抑  
旋復昭雪人皆欽仰之不置乃今年近九旬體履康泰  
全名盛福求之當代寔鮮其倫惟昔宋之名賢如同馬  
光文彥博輩皆卿卿哲揆其始終進退之大義抑亦不  
多讓焉朕嗣承大統圖新治理傾茲尊賢優老之典誠  
不可緩惟卿累朝舊德定軫朕懷矧今公論明揚至再  
至三亦可見卿之賢於人遠矣茲特遣行人齎勅至家  
存問仍賜羊酒命有司月餽官廩八石歲給輿隸十名

用表異數卿其體朕至意願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  
於天下非特卿一鄉一邑之光而已朕又聞老臣體國  
義不忘君卿有嘉謨至計尚無所隱以輔朕之不逮期  
於海內又安共享太平之福而卿亦有令譽於無窮矣  
欽哉故諭時謝公年七十二韓公年八十二詔皆存問  
各官一子爲中書舍人明年復遣撫臣就其第致東帛  
餼羊上尊酒五年卒年九十四贈太師謚文靖嘉靖二  
十一年復官其曾孫一人爲尚寶司丞

謝遷字子喬餘姚人也成化甲午以省解連第爲乙未



進士第一人授修撰十九年冬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  
德孝宗登極陞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開經筵勅克日  
講官弘治四年與修憲宗實錄成陞少詹事兼侍讀學  
士是時翰林諸賢遷與學士吳寬二人並負公輔之望  
遷明暢亮五寬溫粹含弘儀幹並修偉八年丘文莊卒  
寬適憂去而遷遂與長沙同入內閣九年主考會試十  
一年皇太子出閣講學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疏請太子親賢遠佞勤學戒逸上欣納焉是冬  
清寧宮災閣臣咸引咎避位遷舉寬與學士王鏊自代

不允時宜興已先去洛陽爲首相遷位次猶在

然三人中遷能持正太監李廣以符錄見寵幸有罪自殺上欲加恩遷諫止十四年虜酋火篩數入寇至大同上憂之遷疏安邊機宜上即行之兵部請加南方折銀以贖軍興遷口先朝以官田稅至重故立折銀以寬之今若再加民不堪命矣蓋節用以紓之虜奔遁乃止十六年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弘治中國家最號清明上每御便殿及平臺煖閣與輔臣議政事遷多獻納遷每欲薦寬入閣言於洛陽洛陽曰吾且

去用之未晚他日又言之又曰我且去用之未晚遷曰  
吾豈私原博耶顧崇科第先予年齒先予望實先予越  
次在此慚焉故言之而公終不聽耶洛陽咲不答寬竟  
不得入閣敬皇即世毅皇立遷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尚  
書大學士如故奄瑾專國遷與洛陽亡何並爲瑾勒致  
仕長沙爲首相遷初薦鰲代已於是焦芳欲援鰲爲重  
而鰲得入閣遷爲相子丕舉進士及第人皆以宰相爲  
私其子已而遷視職遷弟廸武選貢外郎致仕丕編修  
除名瑾誅遷復職致仕世宗登極賜勅存問廸起參議

不復翰林遷遣子正入謝疏曰臣菲材謬蒙孝宗知遇  
顧托之重欲圖報稱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既而格心無  
術輔導不效引身退避杜門省愆俯仰懷慙罪責難追  
分與草腐幸溝壑未填遇皇帝聖明嗣承天統一新  
萬化疲困更生如臣衰朽特軫聖慈不加負國之誅  
重錫優老之典寵命下及慚懼交并顧茲垂暮之年諒  
無圖報之日惟有一言獻納庶幾少効涓埃臣聞傳說  
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  
無愆古訓者二帝王之典謨訓誥及諸經史之所載

者是已成憲者聖祖神宗之典章法度凡今諸司之所  
職者是已仰惟聖性睿哲生成而聖德成就必資問學  
經筵儒臣分直進講所以薰陶涵養者在是燕閒之時  
尤宜博覽群藉以廣見聞苟有疑義難明卽召勸講之  
臣向賜質問務求通解戒一暴十寒之失積日就月將  
之功則聖學緝熙追蹤古昔帝王之盛近代不足言矣  
我朝祖宗之法斟酌古今之宜諸司而能恪守萬世可  
以常行奈何世遠人亡政久弊生漸失其初者有矣聽  
覽之際宜申飭百司講求成憲苟有窒礙難行卽召執

政之臣面加商榷務合舊制究詰舛訛之端振革廢弛  
之弊則聖政有恒而聖治之成可以紹休祖宗垂祿無  
疆矣夫一日萬幾固未易縷陳而一心萬化惟在於知  
要臣故特舉君迫之至要以裨聰明之萬一其他軍民  
利病政治闕失陛下明詔許諸人直言無隱况以言爲  
職者林立于廷必能爲陛下次第陳之惟望留神省覽  
兼聽廣納不以踈賤而或遺不以拂逆而見拒則宗社  
幸甚生靈幸甚疏入上以正爲中書舍人嘉靖六年大  
學士費宏請老薦選自代大學士楊一清請照郭子儀

文彥博故事乞降手勅差官行取來京命爲輔弼之首  
用以講明道德處斷大事上爲特遣行人陳侃遷䟽辭  
上曰任賢求舊惟朕本懷納誨輔德尚賢者願宜勉爲  
朕一出以副眷倚至意遂起爲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  
一清初意若虛元佐遜遷天下皆相慶遷後人而賢一  
清之能讓及遷至一清以官視遷爲尊不肯處遷下乃  
竟違初志與論頗少之遷在位踰年其正月自陳年已  
八十在位無補乞放歸上優詔留之四月又辭乃許之  
是冬卒贈太傅謚文正

論曰劉謝二公並以官僚入參大政受知孝廟弼成弘治一十八年至理平臺煖閣之曠容具見都俞吁咈之遺焉夫惟聖君賢相千載一時哉迨事武宗皆以顧命老臣無能改干其德么麼小豎恣欲芟夷於旦暮之間卒俱受其蠶螫世道之不流爲甘露者無幾豈亦智不足而才有餘乎木齋懸車廿載猶滿足于新貴當軸之時一筭莫展數月掛冠完名全節畧稱蛇足矣

王鏊字濟之吳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鄉會試皆第一人廷試及第第三授翰林院編修九載滿遷侍講憲宗



實錄成陞右春坊右諭德鑿言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國家翰林侍從率用高科一甲三人終不外任本欲使之種學績文以爲異日公卿之儲士與茲選何可不苦心于學鑿居翰林日惟杜門讀書戒門者謝客勿通一刺即見客不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人愈慕之而鑿學識日益弘博隱然爲公輔器矣弘治八年進侍講學士兼日講上幸中貴人李廣常導上遊西苑鑿講文王不敢畋遊章上棟聽旣罷講謂廣曰今日講官所指始爲若曹若好爲之自是罷遊暇晚壽寧侯

與鰲有媿鰲絕不與通侯歲時有問遺鰲麾去或以爲  
過鰲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甚耻之乃今自附壽寧  
耶選東宮寮爲少詹事兼學士遷吏部右侍郎會虜火  
篩入寇上籌邊八事一曰定廟筭二曰重主將三曰嚴  
法令四曰恤邊民五曰廣召募六曰用間七曰分兵八  
曰出奇請起致仕南京戶部尚書秦紱爲總制言紱巡  
撫其地威望素重邊人至今思之雖老猶可用也聞外  
之權悉以付之沿邊諸將聽其節制則事權歸一醜虜  
不足平矣又請科貢之外略倣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

之類以收異材六年一舉舉不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  
有儲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書先有官者量材加秩  
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而脫去諛聞  
之陋矣其選將材亦然十六年憂去正德元年服除起  
仍故職是時有八閹劉瑾等導上逸遊鑿稽古典酌今  
制分列爲講學親政二事疏以請不報尚書韓文率諸  
大臣伏閣諫不聽及瑾入柄司禮盡逐顧命諸大臣獨  
留李東陽而用冢宰焦芳芳爲瑾之私人廷議僉共推  
恭瑾心忌鑿而外難公論鑿以左侍郎兼學士遂與焦

芳同入內閣踰月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歲  
超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方用枷械  
威鉗士類鰲言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而  
又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瑾每誅求諸大臣鰲但片言折  
之瑾輒意沮瑾逮華容欲以激變士官罪坐死鰲曰士  
官未叛何名爲激變又以築造太費欲逮楊石宗鰲曰  
楊總制高才備畧爲國修造乃可以功爲罪乎二公皆  
得寬釋是時長沙居首鰲猶列芳下長沙顧善調停瑾  
芳則專事妍阿鰲性與芳彌狃瑾所以毒流冠紳芳多

導之。鑿見瑾日驕恃常戚然。若不能一日安位者。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又聞鑿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鑿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乞歸。疏三上。乃得允歸。十三年。而世宗即位。舉故事。遣行人存問。賜金幣。益與廩。鑿上疏謝。而以所著講學親政二篇進。鑿以臣子立朝。先資首務。亡出此二篇。而後泰交可成。以故身事四朝。皆以自獻講學篇。曰。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殿。公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莫不欣欣然。傳之以爲

希濶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輟春秋  
之月日不過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  
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畢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  
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  
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傳說  
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  
乃來成王訪落于群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示我顯德  
行商周之君好學如此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  
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

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安  
望其有得今也濶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  
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我太祖高皇帝  
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日相講論  
其後聖學高明詔詰天下皆出御製屠翰如飛群臣拱  
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  
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  
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  
視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尚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  
冀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博  
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  
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  
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  
苦閑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惟所好而不禁上有疑  
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學  
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



美於前矣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  
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  
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  
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  
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  
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  
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  
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  
地勢懸絕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臣愚以爲

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

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嘗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閼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觀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爲恨惟願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剷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殿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室諫各一負上殿輪對諸司有

事皆決上擬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  
引見群臣謝恩辭見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  
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  
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  
野無遺賢不過是也嘉靖三年卒贈太傅謚文恪嘗自  
贊曰嗜嗜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  
道老矣無聞者乎魯廟公孤官居臺閣志懷翰忠幾昧  
納約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鏞狂御不能姘阿一  
有違言超然不辱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

不知窺避歸卧空山晏然寤寐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  
其材則庸無裨于世自察其躬跡其所至盖知慕首陽  
之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爲應變  
之崇者乎

論曰今天子廣厲學宮士取青紫而起於縫掖誰不人  
人知有王守谿先生者先生舉業獨爲一代宗工士即  
童卯業已誦法先生爲功令先生績學自負爲相不久  
其大者厄於權豎不獲大展布於廟廊而其緒餘有足  
以主齊盟而淑後學先生良亦不負所學哉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也大父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東陽四歲能屬對善大書時穉神童景皇帝召見授筆札而試喜置膝上食以上林珍果賜寶鏹送歸六歲八歲兩召試講尚書大義命肄業京庠年十六舉順天連舉會試爲天順八年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歷遷春坊左庶子兼侍講學士預修憲宗實錄陞太常少卿兼前職掌翰林院事然有忌之者數年不得與經筵先是諸學士知制誥有專官於是大學士徐溥言於上以屬東陽陞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

誥勅弘治八年與謝遷同入內閣參預機務時徐溥掌  
閣務素重東陽文學閣中章奏溥悉屬筆東陽每有敷  
陳東陽稽古證今多存納牖上方銳意太平數御使殿  
宜召內閣四先生命司禮出諸司題奏令一一擬斷東  
陽因及鹽法極陳奏討之弊上明日即降旨停禁十一  
年皇太子出閣講學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十七年命祀孔子闕里還上所過民瘼上即勅下有司  
議寬恤明年夏五月上不豫與劉健謝遷同受顧命武

宗登極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階光祿大夫勳柱國上不  
親政東陽力與同官三人數極諫上竟爲瑾輩熒惑且  
柄用瑾於是三人同自劾求罷瑾遂矯旨逐健及遷去  
獨留東陽東陽愧自留懇回罷不聽瑾與冢宰焦芳善  
欲相芳而朝論推少宰鰲瑾乃並引入閣與東陽共事  
其冬進芳與鰲官東陽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兼蓋殿大學士東陽疏請早朝并請經筵日講俱報聞  
尋加正一品俸東陽疏謝願留有餘之寵以歸朝廷遷  
無功之賞以待天下上褒答是時東陽雖首相然天下



章奏上盡付瑾裁決卽送內閣票旨內閣一迎瑾意不敢忤時謂東陽爲伴食中書二年聖體偶違和免朝參東陽乃率同官上疏曰皇上英資洞達聖性剛明直可超越百王齊光列聖但天時偶失其宜倉猝慮所不及竊見端陽前後金鼓砲火之聲徹于都邑旄牧廝役之徒克乎宮禁大臣畏懼而不敢諫小臣震懾而不敢言臣等若再緘口括囊旁觀坐視則祖宗分職以設官朝廷糜祿以養上將焉用之伏望念萬乘之尊思萬機之重體萬民仰戴之切爲萬代悠久之圖視朝加早則炎

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于以導迎和氣坐致太平推之天下人民無不得所則大庭奏事不過數刻之勤而燕處深宮自有無窮之樂矣上曰卿言爲天下社稷臣民朕已知之瑾立苛法分遣徼卒四出逮繫百官時執尚寶司卿崔璿湖廣副使姚祥主事張偉何校長安門外東陽上言三人坐犯自有本法枷號乃至重之典死生繫焉儒生人官豈能悉死至一兩月之久臣每見皇上當決重囚哀矜詳審徃徃從寬好生之心直與天地相似三人以待從部署劄微勞一日不謹罹重

法命在旦夕實可矜憐伏望少霽威嚴特加寬貸或送  
法司依律問擬則輕重適中恩威並著既已見愛民之  
仁亦不失待士之體斯文幸甚群臣幸甚三人乃得寬  
宥戍邊他日早朝瑾得匿名書冊堦執朝官三百人送  
詔獄東陽語瑾曰此事乃一人爲之一人之外則皆無  
罪人也柰何盡執之三百人乃得釋瑾威權凌駕王上  
隸視公卿獨東陽以才望素重於瑾芳顯助瑾煽虐東  
陽隨事彌縫去太去甚瑾之整頓縉紳東陽所以解紆  
調劑潛消默奪之力人鮮知之宜鑄叛逆東陽因得稍

革一時苛政八月寧夏獻俘上納太監張永言誅瑾東  
陽盡取瑾前諸所變更法令悉復舊章上錄首輔功加  
特進左柱國蔭一子尚寶司丞南京御史張芹疏論東  
陽阿瑾于專權亂政之時攘功于禍變潛消之日宜賜  
罷黜不聽東陽辭蔭乞休不允因儲位未建復率同官  
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  
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  
征北伐定鼎貽謀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  
承兢兢業業固有意荒先帝顧命惟欲陛下早嗣大位

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  
遠也臣願上念上天付托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  
民仰賴者切每于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  
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  
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瑾誅永益用事政權仍在內臣  
永能矯瑾奢僭東陽協與贊襄上時降勅獎諭一品九  
載考績令兼支大學士俸七年固安賊劉六劉七等踪  
躡畿輔上御左順門召閣臣計議東陽曰願朝廷賞罰  
嚴明諸將効力必有成功賊平加蔭一子爲錦衣衛千

戶辭上納幸臣言以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入  
衛京師東陽搢陳十不便不聽上音蓋有先入之者明  
日乃內降行之東陽遂乞休上許之復陞一子中書舍  
人東陽雖致政然歲時賜賚與見任同郊祖慶成光祿  
致宴皆出特恩東陽立朝五十年輔政一十八年晚遇  
權璫從權守正好以詩文接引後進平上常誦清操雅  
度推重一時門下士有爲興化守入覲饋兩帕四扇東  
陽曰扇以染翰固可多帕奈何啓緘取扇歸其帕冬月  
不熅披冊操觚不勝慄輒就日暴日移亦移有寒士風

正德十一年卒贈太師謚文正國朝文臣謚文正自東陽始也

論曰正德之初凶豎擅恣其去劉謝一相臣猶掇之也斯豈東陽可與同朝共事之日耶伴食五載乃其風采有足以視狂獬之魄而服其心又豈懷祿苟容而焉用彼相者幾年間國是賴以調停善類多因保護則固正之不能以邪勝而法之不能以權奪也卒能假手石淙共鋤凶逆道固委蛇殆謂是乎或嗷嗷猶援去就之迹見繩吾未敢隨聲而訾之也